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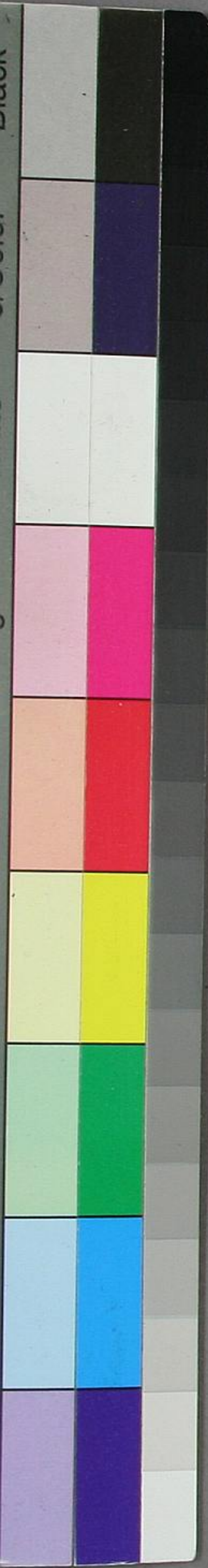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三十一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8
33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文庫

班

固撰

漢書七十七

早稻田大學
圖書部藏書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音公蓋反明經為郡文學曰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百所主為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劫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

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

大臣非是師古曰不曰實也左遷為衛司馬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瓚曰漢注有衛屯司馬補注

衛屯兵屬有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屯衛候司馬者謂衛候衛司馬也衛候見馮奉世傳

衛司馬亦見元紀谷永鄭吉傳屯兵為衛故又稱屯衛司馬馮遂傳為長樂屯衛司馬以屯

別有衛士令蘇說誤也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師古曰繇讀與徭同補注

王文彬曰衛官謂衛尉官舍下衛官同觀下衛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曰下行衛者

尉私使寬饒出則知衛官非指衛尉屬官也

錯亂本當云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衛尉沈欽韓曰案衛司馬於衛尉部曲也亦猶三署郎

見光祿勳執板拜不當僅揖疑上文見衛尉拜謁脫官屬二字先謙曰云揖官屬於文不拜則

劉說近之案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曰令詣

丞衛士三丞此云官屬以下行衛者蓋專指衛士令承言之

官府門上謁辭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曰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

問衛尉若今報單是也上奏辭即上謁辭也往時不辭辭自寬饒始故自是尚書責問衛尉

衛尉不敢私使候司馬也先置衛者當出則輟其宿衛之事也如說亦非

前漢七十七

衛尉不敢私使候司馬也先置衛者當出則輟其宿衛之事也如說亦非

衛尉不敢私使候司馬也先置衛者當出則輟其宿衛之事也如說亦非

衛尉不敢私使候司馬也先置衛者當出則輟其宿衛之事也如說亦非

衛尉不敢私使候司馬也先置衛者當出則輟其宿衛之事也如說亦非

衛尉不敢私使候司馬也先置衛者當出則輟其宿衛之事也如說亦非

010190611596

文穎曰由寬饒曰法令不給補注先謙曰因司馬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補注先謙曰因司馬

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補注先謙曰

昌曰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廬為區廬區廬若今之宿仗屋矣師古曰禪音單其字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

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師古曰禪音單其字

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補注先

也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畱共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

厚德宣帝嘉之曰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

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眾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曰其峻

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偁同供京師為清平恩侯

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補注先謙

二千石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

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補注先謙曰笑或作啖錢大昕曰史家敘事之

禹為貢公司馬相如傳或稱長卿儒儒林傳或稱丁寬為丁將軍費師古曰費公召信臣傳末云九江以召父皆援引舊文未及刊正

者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

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鬪猴補注沈欽韓曰樂記優侏儒優雜子女鄭云坐皆大笑寬饒

不說叩視屋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叩讀曰仰補注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補注先謙

而易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所經歷唯謹慎為得久君侯

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曰列卿而沐猴舞補注錢大昭曰少府列於九卿故長

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

數千師古曰奉半已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行

沈欽韓曰如淳云雖丞相子亦在師古曰喜在位及貴戚人與

為怨師古曰人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上曰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

進或至九卿寬饒自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補注宋祁曰庸疑愈失意不快

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疆禦

師古曰疆禦疆梁而禦善者也補注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師古曰故命君曰司察之位擅

君曰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曰

有益月有功猶未足已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五謂夏今

君不務循職而已補注宋祁曰迺欲曰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匡正數進不用難

聽之語曰摩切左右非所已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已飾君

之辭補注先謙曰文足已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師古曰遠伯玉邦無而慕子胥之

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師古曰諫與賞同不賞者言無

測謂師古曰諫與賞同不賞者言無深也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

補注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大雅云既明且哲曰保其身師古曰蒸民之詩也言說未盡宋祁曰注文遇時字疑是則字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補注先謙曰裁與財同猶言少也詳賈誼傳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

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寤廢儒術不行師古曰曰言官本注行作刑是又引韓氏易傳師古曰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一百九十三引韓詩外傳有此語下云故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曰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師古曰禮古禪字言公卿表名廣意曰為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師古曰禮古禪字言上書頌寬饒曰師古曰頌謂

寬饒忠直憂國曰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挫也挫折也上書頌寬饒曰師古曰頌謂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師古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張日碑也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也

莫不憐之師古曰憐也幸得從大夫之後官曰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眾師古曰

諸葛豐補注沈欽韓曰吳志注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字少季琅邪人也曰明經為郡師古曰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師古曰

京師為之語曰閒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閒者何久闊不相見曰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補注先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師古曰

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師古曰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曰勸善武不足曰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曰

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師古曰卒讀曰德無已報厚補注錢大昭曰當作無以報厚德南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

書其罪師古曰編讀也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却退也補注宋祁誠臣所甘心也夫已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也音吻今已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師古曰

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師古曰亦濁也音下頓反是曰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

前漢七十七

三

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

也。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顛之也。師古曰善善褒賞惡人也惡惡誅罰與專同

免處中和。補注宋祁曰免越本作勉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

憤懣，願賜清宴。師古曰懣音滿補注先謙曰請問賜對也唯陛下裁幸。補注王念孫曰裁猶少也裁財通上不許

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師古曰並解於上

本注無也字隱公慈而殺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向少已且攝位而卒為桓公所殺叔武弟

而殺於兄。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

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大計反。補注宋祁曰注文叔武弟下疑有弟字夫呂四子之行，屈平之林。師古曰屈平

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已觀哉！使臣殺身已安國，蒙誅已顯君。師古曰臣誠願之，獨恐

未有云補。補注沈欽韓曰文選傳長而為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

忠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才汝反補此愚臣之所懼也。豐曰：春夏繁治

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補注先謙曰

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

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補注宋祁曰呂獲虛威，朕不忍下吏。呂為

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師古曰而反怨堪猛，呂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呂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

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

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補注錢大昕曰輔蓋河間獻王之裔故稱宗室然於史家書郡縣之舉孝廉為襄賁令

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補注先謙曰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補注沈欽韓曰漢紀

同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已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已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

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已饗魚鳥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

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

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已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子孫之祥，猶

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已母天下，不異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

腐木不可為柱，卑人不可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

中道也。補注先謙曰一說是一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已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

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

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補注周壽昌曰谷永傳云又以掖庭獄大為羣臣莫知

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

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補注劉奉世曰案文則

丹永皆中朝臣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錢大昕曰漢書稱中朝官或稱中朝者，其

文非一唯孟康此注最為分明。蕭望之傳：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

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王嘉傳：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

亦中朝官孟康所舉不無遺漏矣光祿勳掌宮殿掖門戶在九卿中最高為親近昭宣以後張安世蕭望之馮奉世辛慶忌皆以列將軍兼領光祿勳而楊惲為光祿勳亦加諸吏故其與孫會宗書自稱與聞政事也然中外朝之分漢初蓋未之有武帝始以嚴助主父偃輩入直承明與參謀議而其秩尚卑衛青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職事至昭宣之世大將軍權兼中外又置前後左右將軍在內朝預聞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給事者皆自託為腹心之臣矣此則劉輔繫掖庭獄亦當在是時而公卿表慶忌為左將軍師丹為光祿勳皆在三年廉褒為右將軍則在四年谷永為太中大夫依本傳推校亦當在三年此傳所書諸人官位俱為乖舛周壽昌曰段會宗傳贊云廉褒以恩信稱而褒無傳百官表成帝永始四年執金吾廉褒為右將軍五年免西域傳云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二十斤繒三百四當在建始年中為執金吾以前其可見者惟此上書列名及孔光傳議立定陶王兩事卒坐瀆于長王立

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師古曰狷急也音絹然後百僚在位補注宋

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曰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

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補注宋祁曰一本來字上有獨觸忌諱不足深過

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師古曰令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

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

天心未豫張晏曰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師古曰迭反方當隆寬廣問衰直盡下之時也而行

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天下不可戶

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喻之同姓近臣本曰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

獄公卿曰下見陛下進用輔而折傷之暴師古曰人有懼心師古曰人精銳銷矣蘇林曰

聽也一曰謂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祖父曰嘗徙平陵父賓明法令為

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補注周壽昌曰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清曰

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

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

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曰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傅晏也高武

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補注沈欽韓曰鴻範五行傳王

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

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唯從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先此

皆犯陰之害也補注宋祁曰浙本臣願已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

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師古曰顛與專同也補注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

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曰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惠澤茂焉師古曰欲報之德師古曰

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師古曰殊異也惡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產子

小白保大如清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補注錢大昕曰哀

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數曰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

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

獄窮治死獄中師古曰言請求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願得考覆上怒下崇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曰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補注周壽昌

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

之徒舍甚說師古曰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曰寶為可一府莫

言非師古曰言大夫曰為寶適可為主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

也謂書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誦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

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

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

或有渠率當坐者師古曰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

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

田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

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上書願已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

其田而準錢有貴一萬萬已上師古曰增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奸劾奏立尚懷姦罔

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

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如清曰度過也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召寶著名西

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徵為京兆尹

故吏侯文曰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曰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

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曰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

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補注王念孫曰日字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即承上文立秋日

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十一羽族部十二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本北堂書

鈔歲時部三林爾雅設官部二十九隸林加藝文類聚歲時部上鳥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

白帖三引此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文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師古

亦皆無日字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

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當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

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

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曰穉季託寶故寶窮無曰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知其有

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師古曰闔閭也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

明府也師古曰誣誣也即度穉季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補注周壽昌曰度越也言越過程

傳上亦云度眾口謹謹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

火師古曰杜塞也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

懼改節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師古曰睚眦音涯皆音才賜反睡又音願受將命

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願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也五解反音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

戶適趣禍耳師古曰更改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

三歲補注宋祁曰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

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

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曰當熊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補注先謙曰

二月封而寶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

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曰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

之覆國家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曰為光祿大夫與王舜

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補注王念孫曰通鑑漢紀二

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

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皆失色

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

曰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就問之也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眊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

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故事也補注姚勳曰從事中郎幕府之官自漢至六朝皆有

諸長師古曰仇音抗諸瑣邪之職也補注何焯曰寶稊定陵是其微過

者選諸侯入為公卿曰衰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曰填萬方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定

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曰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

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

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曰給共養師古曰

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定十二年傳所

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共讀曰供補注錢大昕

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曰廣驕僭非所已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

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家者曰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

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師古曰說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

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與則虞

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西伯為斷其訟二國各慙而止也隆位九卿既無曰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承

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蘇林曰露奏也眾莫不聞舉錯不由詎理師古曰錯音千故反爭求之名自此始

無曰示百僚傷化失俗曰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清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為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

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

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亥自典考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成帝改中書謁者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為中太僕補注先謙曰中太僕掌皇太后與馬丁亥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諸鄭崇者為河內太守昌君仲為少府一年為河內太守是昌已前列九卿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曰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陵汝南之縣也補注周壽昌曰平輿汝南縣平陵縣屬右扶風注平陵當作平輿

並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

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曰父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

盛歸長陵上冢因畱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也音干到反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

曰時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也冢舍守冢之舍也補注先謙曰

故不發舉欲無令畱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補注宋祁曰傳越本作侍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

為變儲兵馬曰待之師古曰儲豫備也音徒各反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其建鼓

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召召集

號令為開閉之時補注周壽昌曰韋昭辨釋名自漢以來九卿所居謂之寺據此則縣令署亦

可稱寺矣師古曰韋昭辨釋名自漢以來九卿所居謂之寺據此則縣令署亦必九卿矣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適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

騎師古曰韋昭辨釋名自漢以來九卿所居謂之寺據此則縣令署亦必九卿矣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

心自知已失林卿適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刺鼓置都亭下署曰故

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師古曰署謂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眾庶謹謹曰

為實死師古曰謹謹眾議也謹音許元反成帝太后曰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

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曰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

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

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曰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

師古曰僵僵也仆顛也僵音薑仆音赴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穎曰宣美風化使者補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

領廷尉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元字盛君領謂兼官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師古曰臧謂罪之臧也並為太守故辭鍾

廷尉補注先謙曰官本故作過是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

律補注何焯曰廷尉典法之官三尺是掌故曰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曰

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聞並

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

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汗民間不入關

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已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

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見紀潁川名次

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師古曰先為遺令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

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賻音附葬為小椁張晏曰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屬

辟下卿之罰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已止作小椁纔容下棺而已無合高大也直讀曰但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補注周壽昌曰寬饒官司隸故稱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已加也師古曰詩鄭風

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補注李慈銘曰異志猶奇志謂其異於常人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言有剛

德者為 呂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母將陸為冀州牧與史立難也注何焯曰母將之事本非其罪然名則難解故止曰汙

孫寶橈於定陵師古曰橈亦曲也謂受滄于長託而不治杜穉季也橈音女教反況俗人乎何

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漢書七十七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師古曰近代諸謀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鄴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肩緒

具詳表傳長倩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布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盡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

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傅望之此顏注所指妄相託附者也 徙杜陵家世呂田

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補注錢大昭曰后倉東海郡人見儒林傳與望之同郡非同縣也縣疑當作郡呂令

詣太常受業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俱來京師也續百官志云太常每歲選試博士奏其能否詳見儒林傳序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師古曰常同於后倉受業而奇後選試博士奏其能否詳見儒林傳序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

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

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山客反望之獨不肯聽自引

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呂功德輔幼主將

呂流大化致於洽平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通字疑是通字王念孫曰案古無以洽平二字連文者師古曲為之說非也洽平當為治

平字之誤也王嘉傳 是曰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補注先謙曰効官本作効是今士見

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

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曰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

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師古曰知優劣射之言也對策者署小

苑東門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苑疑不應以小名或謂下苑之誘元紀有苑是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補注宋祁曰貢禹是

亭長七十人六月一更倉頭廬兒出入大車駟師古曰廬兒出入大車駟馬然案諸官給使皆有之晉宋謂之僮幹也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趨趨嚮

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尊寵下疑有之榮字沈欽韓曰漢官儀官奴擇給御覽二百三十漢官解詁曰有官位得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錄錄謂循

出入者令執御者每傳呼前後以相通師古曰錄錄謂循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

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補注宋祁曰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補注先謙曰大鴻臚

屬官有行人丞武帝改爲大行丞下屬有治禮郎丞亦名治禮丞通鑑但書時大將軍光薨

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爾補親屬皆

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師古曰開

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崎問狀師古曰崎音居宜反補注錢

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無今陛下已聖德居

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

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日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補注宋祁曰一

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

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已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

石試事滿歲曰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補注先謙曰其言不

謀反誅望之寢益任用師古曰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已望之爲平原

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

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士謂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已爲內臣與參

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忘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

任宰相師古曰欲詳試其政事復已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

所用皆更治民已考功師古曰更猶經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二輔非有

在外軍已夏補注王念孫曰國兵在外軍以夏本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後將軍即趙充

素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讀曰僻也補注縣官

皆得已差入穀此入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入郡即務益致穀已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

望之與少府李彊議補注先謙曰公已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函與含

前漢七十八

日注末也字當刪先謙曰官本仁作好是注在之

氣下荀紀函作含仁作好據下文則作仁者誤

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

病一曰已病而移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

病一曰已病而移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

病一曰已病而移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

病一曰已病而移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

病一曰已病而移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

病一曰已病而移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

病一曰已病而移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

病一曰已病而移居

心補注王念孫曰下文云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堯上亦而能令其欲利不

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堯上亦而能令其欲利不

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曰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

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補注宋祁曰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曰生活為人子弟

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曰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曰喪如此伯夷之行壞

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政教壹傾雖

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邵復音扶目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雁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上惠下也又曰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眾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

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巨賦曰贖其困乏賦計口而欲也古之通

義百姓莫曰為非曰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曰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

亡曰加也今議開利路曰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曰難

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

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舉人出財減臯曰誅之其名賢於煩

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師古曰橫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

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呂其罪輕而法今因此令贖其便

明甚何化之所能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有金選

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鈔鈔即銖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

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銖大辟疑赦其罰三百銖師古曰疑赦其罰惟倍刑辟疑赦其

赦其罰百銖率選與鈔皆聲相近也今尚書作鈔蓋鈔之誤戴震云六兩大半兩為鈔十一銖

計鈔不計銖師古曰鈔字形相涉說文已不能辨正矣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卓衣

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卓衣補注沈欽韓曰言出身為吏之年也趙嘗聞罪

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

乎補注宋祁曰大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

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疆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

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師古曰惟思也竟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

事因以名篇令甲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

之也自以此以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猝聞天漢四年常

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貨至為盜賊曰贖罪其後

姦邪橫暴羣盜並起師古曰橫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

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也補注宋祁曰浙本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曰為此使死罪贖

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曰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

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

曰昆彌烏孫之王號願曰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尙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畔去匈奴

詔下公卿議望之曰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

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

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曰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曰為不可烏

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已安此已事之

驗也今少主曰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

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烏孫傳請婚在元康二年案元康二年望之未為鴻臚蓋誤後烏孫雖分

國兩立曰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

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

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

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卒引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

辭也大其不伐喪也曰為恩足曰服孝子誼足曰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

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曰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

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

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

倉詳見食貨志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

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公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

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乃下侍中建

繇是不說師古曰繇讀與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師古曰繇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補注

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補注王文彬曰蘇注當在曰下手以手至而謂御史曰良禮

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補注宋祁曰南本庭

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補注劉放曰言侯

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旨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

百官也先謙曰官本注旨作員是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

末當添也字沈欽韓曰漢舊儀少史秩比六百石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

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曰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右上也

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

官也宗正外朝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已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軍騎將軍

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呂堪白令朋待詔金

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公旦召謂

正寡欲下莊子魯下邑大師古曰論語稱孔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

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懼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

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若管晏而

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

尋延陵之軌隱耕泉澤之中也師古曰美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

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師古曰美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

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曰杖荷蓀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

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蓋謂此也埃古侯字也侯

待世沒齒終身也蓀草器也音徒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世作也是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

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為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

鋒鏑師古曰鋒刃端也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曰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

待之接以殷勤願說非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

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

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曰知此於是侍中許章

白見朋補注先謙曰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

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師古曰蟜音巨曰行汗滅不進師古曰滅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

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補注先謙曰

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補注周壽昌曰朋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曰

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

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曰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

視事補注宋祁曰令出視事疑作今出視事一本作恭顯因使高補注宋祁曰恭顯因使高

上新即位未曰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傳既下九卿大夫獄補注先謙曰胡注劉更生為

夫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補注先謙曰宣帝五年望之

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

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補注沈欽韓

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曰為丞相師古曰倚

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

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補注先謙曰胡注史不載伋書不知其

非人譖諸而訴之也

誓誓豈似所引 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師古

者即此詩乎 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

立此議而白 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

之於天子 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

懷終不坐 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

亡已施恩厚 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

之所坐 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

發執金吾車騎 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

雲者好節士 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

牢獄苟求生活 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

鳩自殺 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

卻食為之涕泣 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

不詳 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

關內侯 師古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

外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已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已育名父子

補注齊召南曰案名父子與王吉 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

而育為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補注沈欽韓曰此專設之官為使匈奴中郎 後為茂陵令會

課育第六 師古曰如今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 育為之請扶風怒

曰君課第六 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賊曹當已職事對師

左右言 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賊曹當已職事對師

諸曹也 師古曰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 遂趨出欲去官明

且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

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郡刺史補注錢大昕曰育又為朔方 長水校尉師古曰

日百官表長水校尉 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已鄂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師古曰

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疆作事引宋祁曰注文事字當作疆字顧

炎武云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周壽昌云顧說是也但賊不得以名王比蓋著名

之賊名猶名捕之名謂 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

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已育耆舊名臣乃已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

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補注宋祁曰 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已太

三公下疑有官字沈欽韓曰即與服志之小使車

前漢七十八

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補注王念孫曰其與期同中

怨不其深淺其於傷心淮南說林篇其滿腹而已其並與期同繫辭傳死期將至釋文作

其韓子十過篇至於期日之夜淮南人間篇作其燕策樊於期漢武梁石室畫象作其

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呂壽終

於官。補注朱一新曰公卿表孝哀建平三年光祿大夫蕭育為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

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補注宋祁曰公

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補注蘇輿曰王吉傳世稱王陽始育與陳咸俱曰公卿子顯名

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補注宋祁曰餘

所攀援入王氏。師古曰援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

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曰交為難。

咸字仲。補注先謙曰咸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補注錢大昭曰茂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

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

大司農。終官。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始元年成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

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

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

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注宋祁曰會病不及當云

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補注錢大昭曰百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補注先謙曰可謂親昵亡間。師古曰及至謀泄。隙開。讒

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哀哉。補注朱一新曰監本哀哉下有

望之。折而不

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補注沈欽

韓曰。管子水地篇折而不撓。勇也。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終

漢書七十八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補注錢大昭曰此傳敘

馮亭。揚雄自序略相似。竊意馮商續太史公書

亦當有自序。而班史承用之。故與它傳不同。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

經行。疑當刪行字。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

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之子也。戰死於長平。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省冤谷。東南北各六

百步。即趙括降卒四十萬坑處地名。殺谷。唐開元十年正月。玄宗行幸親祭。宗族繇是分

散。師古曰繇。或雷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師古曰帥。首也。類反。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

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

也。至武帝末。奉世曰。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曰。功次補武安長。補注先謙曰武安魏郡

呂為軍司空令補注錢大昕曰軍司空不見於百官表當是將軍之屬員也本始中從軍

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汗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

先謙曰以貪汗為外國所患苦也上辱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苦謂

命乃有被辱者在其中耳顏注非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師古曰伊脩城在郡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補注

與集同漢方善遇欲呂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師古曰伊脩城在郡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補注

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師古曰伊脩城在郡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補注

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漢置都尉所領伊循田官也通鑑亦作伊循知宋時漢書本尚不誤師古曰苦謂

後來刊本訛循作脩耳顏注亦然錢大昕曰循脩二字相似因譌作脩耳三國志蜀後主傳師古曰苦謂

循而魏三嗣主傳張疑傳並作郭脩師古曰苦謂

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名王也莎音素和反補注宋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

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

漢從鄯善曰西皆絕不通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補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呂節

昌計呂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補先謙曰官本注在擊之下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呂節

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

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呂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

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補

也上甚說師古曰悅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

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師古曰顯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曰奉世奉使

有指師古曰本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已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

春利曰奉世為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

也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曰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

尉補注宋祁曰善望之議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

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師古曰西音才由反補注齊召南曰案昭帝應是

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鳳四年宣紀可證也當昭帝時奉世名尚未著安得持節將兵

昌曰齊說是下云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考惠封長羅侯為宣帝本始四年薨在元帝初元

二年皆不奉世執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

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師古曰多音

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音先再反補注先謙

曰官本注所上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多字下當有音字師古曰多音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

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補注周壽昌曰是歲時比不登師

曰比類也登成也補注朱一新曰監本歲時

百關東五百補注周壽昌曰此元帝永平二年事食貨志云元帝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三

一石直二百餘錢是也方扶南云漢世錢以緡論二百餘緡斯貴矣此方誤也二百餘

止二百餘錢非二百餘緡檢食貨志可證即上云石五錢解入錢亦豈得以緡算耶師古曰漢無

饑饉朝廷方呂為憂補注先謙曰官本廷作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漢無

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不呂時誅亡呂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

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補注沈欽韓曰見孫子作戰篇杜佑注人力

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又文選注四十三引

前漢七十九

六韜曰聖人與兵為天除患去賊

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得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

有謂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輶如瀉曰輶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輶

文而隴字疑是如腫字沈欽韓曰淮南覽冥訓廡徒馬圍輶車奉饗高誘注輶推也讀楫樹

兩讀今通作葺音先謙曰此文輶車當如高讀而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

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法當信用六萬人補注王文彬曰陳湯傳引兵

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曰決丞相

御史兩將軍皆曰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補注先謙曰通鑑發下更有

足猶言且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師古曰耗減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師古曰簡

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

音胡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曠空也

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

奉世將萬二千人騎曰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補注宋祁曰萬二千人

者是也此涉上文二千人而衍漢紀亦無人字補注先謙曰田字上疑有為字王念孫曰無人字

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補注先謙曰白石金城縣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

日臨洮隴西縣今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瀉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隴西

道有開在其上官本注無也字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阪也降同者阪名也阪音麻

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曰決事書奏

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曰助焉奏世上言願得其眾

不須復煩大將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復字引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曰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

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曰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

之道也補注宋祁曰徐鍇去百下二字予謂不當去王文彬曰百今乃有畔敵之各如瀉曰

敵攻戰為畔敵也補注沈欽韓曰廣雅釋詁畔離也大為中國羞昔不開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

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其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

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曰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

補注先謙曰言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

呼速絮等種劉德曰呼音辱羌別種也穀者謂能張弩者也穀音工豆反絮音力追反呼音

奴傳所謂西呼君長數千人降漢者此方急遣師古曰言令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補

宋祁曰南本作成敗者之患周壽昌曰患字連上讀不合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

敗可患成有何患乎且下兩句意亦不接當屬下為文

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

前漢七十九

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已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須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

閒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出塞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又補注錢其罷吏大昭曰南監本闕本亡下有逃字先謙曰官本有逃字

士頗畱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已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

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已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千秋嗣後補注宋祁曰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

補注先謙曰俱見公卿表千秋字長伯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已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已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左將軍奉世已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

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者議者已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遠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遠事者謂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也漢家之法據制命雖有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遠事此用其義何注生猶造也專事之辭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

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已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已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錯置也音干

故反補注先謙曰據注正文措當作錯官本不誤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獨抑厭而不揚音一涉反非聖主所已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已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已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清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

王遠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遠音千旬反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已父任為太子中庶子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無中庶子蓋脫漏續志後漢有太子庶子太子中庶子二官漢舊儀中庶子秩六百石庶子比四百石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已為不可許後已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已治行高入為左馮翊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永光二年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

搽殺趙趙都師古曰都殺禍人而為搽也殺音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禍音許羽反伏從收捕也 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補注宋祁曰並字都詣吏自殺曰明野王

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建昭二年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所云繁延壽也此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而野王行能

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曰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乃下詔曰剛疆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節儉

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曰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師古曰繇越次避嫌不用野王曰昭儀兄故也補注何焯曰野王為石顯所間故不得為三野王乃歎曰人皆曰女寵貴

我兄弟獨曰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曰秩出為上郡太守如淳曰曰鴻臚秩為太守補注周壽昌曰野王本官大鴻臚秩中二

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上郡係邊郡未增秩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補注先謙曰育傳但云歷冀方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曰慮化師古曰圖謀慮思也補注宋竊惜野王懷

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曰王舅出曰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曰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

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

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安也師古曰首類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

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已上不分別予賜也如淳曰予子告今有司曰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

曰省減也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有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音所領反得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令告詔則得恩不得浙本南本云令告則得詔恩不得王念孫曰案

失省刑之意下文云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此云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三今字文同一例則當作今明矣藝文類聚刑法部白帖四十三御覽治道部十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

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傳曰賞疑從予所曰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罰疑從去所曰慎刑闕難知也

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曰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

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師古曰座反至孫坐中山太后

事絕遂字子產補注先謙曰官本遂下提行通易太常察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承補注先謙曰定國子舉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衛尉諸屯

稱衛司馬者即屯衛司馬省文稱之言屯而為衛非別有屯司衛候司馬皆屬焉據此則它處馬也百官表又云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屯衛兼言亦其證矣 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

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補注宋祁曰在立字聖卿本立下提行

通春秋呂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呂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

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師古曰貸音吐載反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

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

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溼病

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痺音必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師古

音工衡反補注宋祁曰注文痺字上疑有風字音工衡反補注宋祁曰注文痺字上疑有風字

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音

進止漢紀同薛宣傳云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文義正與此同參昭儀少弟

行又救備呂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呂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信曰給陵上

先謙曰諸廟寢園食官令呂數病徙為寢中郎師古曰亦渭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職

長丞屬太常見百官表陽朔中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農都尉師古

其官不親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職作執陽朔中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農都尉師古

擾作優引宋祁曰注文優之當作擾之也陽朔中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農都尉師古

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補注齊召南曰地理志西河郡有富昌縣無富平縣且富昌

縣下亦不云農都尉治又顏注敘傳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與農事二注自相矛盾案地理

志富平有二一屬平原郡故名厭次宣帝時更名也一屬北地郡有北部都尉渾懷都尉亦

不云農都尉治也惟張掖郡番和縣有農都尉治明文沈欽韓曰河水注河水自麥田山又

東北逕陶卷縣故城西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又北歷岐北注枝分東出又北逕富平縣故

城西一統志陶卷故城在靈夏府中衛縣東富平故城在靈州西南漢屬北地郡師古謬云

西河先謙曰據此傳北地郡尉病免官復為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呂邊郡道

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

故令參領護之事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呂中山王見廢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為漢嗣也

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呂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補注先謙曰王及太后也行未到而

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呂關內侯食邑畱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

呂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已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師古

氏五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隨

語也見史記斯傳顏君侯呂王舅見廢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列侯為丞相相國號君侯案

不引此而別注失之君侯呂王舅見廢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列侯為丞相相國號君侯案

侯亦通稱周壽昌曰楊惲傳師常惲惲為君侯後漢任尙稱班超為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

君侯皆因侯爵稱之不必為相後即不侯亦稱久不遵漢儀之說矣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

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而君侯盛修容貌呂威嚴加之

此非所已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恆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

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呂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曰同產當相坐謁

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

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已見先入於地下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宜鄉侯參鞠躬

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貌履方直之道也鞠音居六反補注宋祁曰注中鞠

其義失之迂矣方即道也履方猶言踐道樂記樂行而民鄉方又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經

解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論語雍也篇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傳鄭注竝曰方道也又師古

云鞠躬謹敬貌是也宋云當云鞠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斂身也蹴踏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為斂身之貌非訓鞠為斂躬為身也皇侃疏鞠曲斂也躬身也則如字之義不可通訓鞠躬之躬為身其誤實始於此而邢疏因之子京更無論已斂身即謹敬之意故又訓為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為謹敬也廣雅鞠躬謹敬也曹憲上音邱六下音邱弓鞠躬與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師古曰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作愛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若雉之為補注沈欽韓曰檀弓疏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屈原赴湘師古曰楚辭云屈原曰靈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小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傳作焉刺也遭憂而作辭弁音盤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壽昌曰毛傳以小弁為宜咎作三家詩以屈原配伯奇用三家說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漢書七十九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生楚孝王囂師古曰囂音敖公孫捷仔生東平思王宇戎捷仔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二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捷仔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艾父創也補注錢大昭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

立張捷仔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及即位而許后已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久之上曰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宋祁曰兄字上疑有於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已推讓之臣補注宋祁曰推字疑作禮字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捷仔已卒憲

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畱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

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補注先謙曰官本恐下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補注為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

然師古曰恬然安靜貌也恬音大兼反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

長安可因平陽侯補注宋祁曰陽字疑作陵字先謙曰元帝時平陽侯曹參後絕平陵侯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肺肺案肺附是也肺

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

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

致也師古曰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師古曰微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已此赴助漢急無財幣

曰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到反補

反義結曰朱顏師古曰還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已成

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補注宋祁曰

心惻隱師古曰左願顯至誠補注宋祁曰顯納曰嘉謀語曰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

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補注先謙曰數為博

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曰金五百斤賢聖制事益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

水大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將比功德

何可曰忽師古曰言此功德於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

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事成功立大王

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師古曰梁王景帝

侯朝者寡人惛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惛痛也不知計策師古曰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

君須曰成事師古曰王曰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補注

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衰舉諸侯稱引周湯曰謂

惑王師古曰謂古諂字也補注宋祁曰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曰好

言皇王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補注宋祁曰朕惻焉當云朕甚惻焉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師古

善也自從也不善師古曰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

東之補注宋祁曰注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明之詩也與偕也言人

錫福善之用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聖書之外天子又有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曰

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二其心也補注周壽昌曰禮王制云天子

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言立周公于伯

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言立周公于伯

名譽不當出竟師古曰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

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師古曰

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師古曰

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呂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補注沈欽韓曰公羊

曰藉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藉言臣子之

道改過自新絜己已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畱意慎戒惟思所已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

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

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二人皆棄市

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曰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

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

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已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

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嗣孟康曰續音引師王莽時絕

楚孝王壽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問之下詔曰蓋

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壽素行孝順仁慈之國曰來二十

餘年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其手曰蔑之命

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補注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最哉師古曰純

先謙曰官本注如此作如斯師古曰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最哉師古曰純

善也茂美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書褒賞有德曰

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王入朝也其曰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薨子懷

王文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補注宋祁曰是

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補注何焯曰紆子般後書有傳范氏稱自魯至般積

蓋宣帝有功德於民而元帝以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諡曰煬侯子

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曰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

後國統三絕其餘慶在楚矣

前漢八十

三五

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曰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補注先謙曰安定縣今涇州鎮原縣南五十里立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補注周壽昌曰王子侯表但云莽敗死從略也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與姦通奸犯法上召

至親貫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類坐王獲罪傅相連坐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

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師古曰蟜字或作

王褒傳並作僑則僑字是也注齊召南曰案藝文志及劉向奉璽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

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曰致孝道制節謹度曰翼天子師古曰

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補注先謙曰官本於作其引宋祁曰舊無不字云離於身蘇子瞻云此

於國本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流言紛紛補注宋祁曰下

自內興朕甚懼焉為王懼之師古曰懼痛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

齊魯韓三家所傳不同耳錢大昕云述與聿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同爾雅通自也孫炎云通古述字讀若聿

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忽於道德師古曰忽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

諭王朕意師古曰親臨遣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王其深

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曰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補注

者令屬少府朕有聞師古曰言母不和也不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

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曰年齒方剛補注宋祁

無位加字劉敞曰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補曰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

在其中矣師古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王太后明

察此意不可不詳聞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

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

耳師古曰貴猶緩補注宋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

貫之師古曰貫猶緩補注宋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

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酒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

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師古曰耆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

見物而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曰少所聞見

自今曰來非五經之正術敢曰游獵非禮道王者輒曰名聞師古曰道讀曰導補注宇立二

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曰為我知文法建欲使

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

帝謂之持服恐無處所如清曰言不從道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

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清曰言不從道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

謙曰官本注 比至下字凡三哭 張晏曰下下棺也師古曰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未也作矣

故親幸後疏遠 服虔曰胸音劬臆音奴溝反又音奴臆反 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為家人子 師古曰黜掃除示其秩位

巷數管擊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臆有詔奏請逮捕 補注錢大昭曰詔當作司

也前東平王有闕 謂過失也 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 補注宋祁曰削字下疑有地字蘇輿曰言不敢專已

廢法因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曰奸

吏 師古曰奸音干 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師古曰復後年來音扶目反

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 補注蘇輿曰是時史記標名太史公此稱其書名自晉以後始有史記之稱 上言問大將軍王鳳 補注

節謹度已防危失 師古曰危失謂而求諸書 曰諸書統子史言之不當有子字 先謙 非朝聘之

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 師古曰物亦鬼 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

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

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 補注蘇輿曰審猶誠也 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已正身處意 師古

與娛同也 補注先謙 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已留意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者焉致遠恐泥是已君子不為也泥為陷滯不通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師古曰愛惜也

也音乃細反 補注先謙 曰官本注泥下為作謂同 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

注先謙曰官本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 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

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 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

立開道與此稍異先謙案山東通志東平州北有瓠山東北有危山 師古曰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

治石象瓠山 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瓠山 立石束倍草并祠之 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

亦作苦也此倍乃借字 蘇輿 作東苦草并祠之即苦劉為神主也 補注朱一新

表及帝紀乃三年事先 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 建平二年 補注朱一新

寵因賢以聞 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

祠祭詛祝上 如淳曰傳恭巫姓字 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尙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

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 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

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 師古曰改其所為也 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

成都為中山王 補注周壽昌曰成都於莽篡時貶為公明年獻書言莽德封烈侯賜姓王 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

侯信子匡為東平王 補注周壽昌曰匡立居攝元年 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

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 呂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葬杜陵 補注

宋祁曰江南本鄧字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補注何焯曰既立為國君則不當薨矣乃

上有郡字浙本無 前漢八十

不為置後使其母歸居外家失禮甚矣豈

前漢八十

當時謬引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之文耶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師古曰恭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補注宋祁曰一本作元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

愛師古曰言少小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語

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

徵入為皇太子止曰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成

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共皇補注錢大昕曰一本有帝字衍文

之文丁姬初稱共皇后後稱帝太后太后之號從子不從夫也漢制非有天下者不稱帝故

高帝父太公稱太上皇而後漢追稱孝德皇孝崇皇孝仁皇皆不稱帝周壽昌曰明監本凌

本有帝字惟毛本無帝字是也哀紀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

共作恭先謙曰官本皇下有帝字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補注沈

欽韓曰言與元帝序昭穆如魯閔德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

何焯曰錫延和不先為興獻王立後故敗異日紛紛若成帝已有此者哀帝自己已為後故補注

舉哀帝復廢大宗而顧私親且徙景封其特甚矣宜享國之不永也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補注劉敞曰王為信都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

子也御史大夫孔光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弟代立非父子相繼

常三代相因周如是則殷亦如是顏注感於後儒之說耳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曰

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補注宋祁曰入廟字上當有繼字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

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曰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師古

日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

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箕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補

注宋祁曰浙本注文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曰帝為成

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補注何焯曰此孔光知太后

王之議使哀帝絕嗣也王莽時絕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為天子也徧即古遍字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

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

近則敗善也補注蘇輿曰顏注未語疑有脫誤先古今一也漢書八十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漢書八十一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祁曰集解音證集解蓋臣父世農夫至

衡好學家貧庸作日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為人作役而受顧也補注錢大昭曰

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

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王符潛夫論云匡衡自鬻於

保徒周壽昌曰庸作即司馬相如傳所云與庸保雜作也西京雜記言衡與客作案三國

志注引魏畧云焦光饑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是客作但供力役不受庸賞

先謙曰顏注順正文以供資用解之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服虔

雜記言客作不求償自別一義耳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

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自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

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

京雜記亦多可采此書葛洪所序其大駕鹵簿雜入晉制如枚鄒諸賦非閭巷所能造也
師古注擯斥過甚周壽昌曰賈捐之傳顯鼎貴如瀆注言方且欲貴矣義亦猶是也下云
匡說詩不云鼎說詩益知鼎非字匡說詩解人頤如瀆曰使人笑不能止也補注先謙曰
也先謙曰官本注豈人下無之字官本說作語引宋祁曰南本浙本以語
為衡射策甲科師古曰說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
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已止為掌故補注宋祁曰注文浙
本無說字沈欽韓曰史記丞相傳衡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補平原文學卒史
即丙科顏在唐時諱丙也儒林傳自作丙科師古曰調選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合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
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補注宋祁曰別望之奏衡經學精
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補注周壽昌曰遺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
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曰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
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事不在
疑作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曰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
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令善問名休美也補注宋祁彼誠有所聞也師古
其不能進賢也補注先謙曰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師古曰叩而所舉不過私門賓
客乳母子弟人情已不自知師古曰言高輕忽此事不自知其非補注錢大然一夫竊議
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補注王念孫曰譽當為舉此涉上文令問休譽而誤
弟而言白帖十二四十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色
引此並作不舉漢紀同

反衣之者呂其毛在內也今人則背毛為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音於既反補
蓋無之注集呂蓋無之注集呂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補注先謙曰曰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
待賢已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官本或作惑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
經學絕倫但已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將軍誠召置莫府
學士歛然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與參事議觀其所存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曰
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曰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云御史徵之以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曰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聞五帝不同樂補注先謙曰官本樂作禮引宋祁曰禮監本作樂字浙本同三王各異
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抵觸
日注文抵字比年大赦師古曰比類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
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人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曰德義示
之曰好惡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曰德義而民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
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綱
紀失序疏者踰內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已身
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補注王引之曰以身施利殊為不辭設當為沒草
高注沒貪也一本沒利作設利誤與此同師古曰設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設利不改其原
後也章注沒貪也下文又曰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

書不避刀鋸之誅者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一赦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臣愚已為沒於賂遺也皆其證

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已禮讓為國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已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無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循順也好仁樂施則

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已不嚴而成化也何者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補注師古曰言下

曰克勝謂忌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

化於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補注宋祁曰或忤害奸陷人於罪也謂酷害之

心堅也忤音之政反補注宋祁曰忤字說見酷吏甯成傳章昭曰忤音泊如瀆曰貪財而

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

上失於教化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

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證云此概論二南風化之美耳注以關雎一詩為解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大叔也狂快也汝亦太叔也言曰莊公好勇之故

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快為之恐傷汝也禮音袒音秦

錫字並從衣將音千羊反狂音女九反補注宋祁曰注文中三虎字浙本並作鼓字

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息仲行缺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補注宋祁曰穆

字浙本作穆字周壽昌曰風俗通五霸篇云殺賢臣百里奚以子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軍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諡曰穆與此注所引應說不同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曰正其國而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其詩曰子

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而積財也畜

讀曰太王躬仁邠國貴怨師古曰太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直父也邠國於邠修德行義戎

子而居之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

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幽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故其

俗皆貴誠恕補注宋祁曰注上文父子而居之邠詩今幽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故其

師古曰上謂崇尚也今之偽薄忤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

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補注先謙曰官本布作在引宋祁曰下在字越本作布字別本同

依孟子改之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

日進而不自知是已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

寧已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

我一作爾王念孫曰案此引詩本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乃齊詩非毛詩下文今長安天

子之都是承京邑翼翼言之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是承四方是則言之今本京作商是則

壽昌曰後書樊準傳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注韓詩之文與齊詩同也此成湯所已建至治

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殷武所以今長安天

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已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

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禋有已相盪李奇

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禋謂陰陽氣相浸漸已成災祥者也音子鳩反補注宋

祁曰字林云禋精氣成祥也音字鳩反沈欽韓曰淮南秦族訓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

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禋有以相蕩也善惡有已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

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師古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晦，謂日蝕也。師古曰：晦與暗同。

音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

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補注：宋祁曰：江南本無之，字漸本有。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

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補注：宋祁曰：此下當有郡字。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

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己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

之度。補注：先謙曰：度，亦過也。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

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世

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已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補注：宋

佚同。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

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

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己為得上意。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

亦始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

家之道衰莫不始乎相內師古曰相與同謂門極也音苦本反補注錢故聖王必慎妃

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禮之於內也卑不隲尊新不先故與隲同所已統

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眾子不

得與列所已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

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

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已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

於未然不己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已四方克

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象

傳數年乃遷光祿勳時建昭元年也則上疏時在初元三四年間元帝初立蕭望之周堪

輔政選白劉更生金徹拾遺左右勸道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以中書政本欲更置士人中

書令宏恭石顯與車騎將軍史高表裏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衡本因高進此疏所謂

遵制揚功者蓋與高顯等陰為唱和務堅帝以率由宣帝故事所謂衡樂成之業虛為紛

紛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皆以杜塞堪更生復進之路如其情雖夷之誦六藝以

文姦言可也復條言慎妃后別適長則以身為師傳禍福共之石顯又常擁佑太子高子

丹帝命護太子家故衛敢以為言且兩事並陳師古曰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

政議傳經已對師古曰傳讀言多法義上已為任公卿師古曰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

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補注錢大昕曰恩澤侯表作六元帝

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

之德而衰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已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

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是已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

廷止師古曰周頌閔子小邶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言成

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

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丕字或作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師古曰更改也補注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是已羣下更相是非師古

音工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願

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畱神於遵制揚功已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

雅文王之詩也無師古曰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

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二可已贊天地之化

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師古曰強勉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

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補注先謙曰廣大則易必審己之所

當戒而齊之已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唯陛下戒

所已崇聖德補注先謙曰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

而為國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補注蘇與

風之首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補注蘇與

前漢八十一

亦始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

家之道衰莫不始乎相內。師古曰相與同謂門楹也音苦本反補注錢故聖王必慎如

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禮之於內也卑不險尊新不先故與諭同所已統

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眾子不

得與列所已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

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

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已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

於未然不己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已四方克

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象

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及外輔政選白劉更生金徹拾遺左右勸道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以中書政本欲更置士人中

書令宏恭石顯與車騎將軍史高表裏常獨持故事不從匡正之等謂釋樂成之業虛為紛

紛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皆以杜塞堪更生復進之路如得其情雖夷之誦六藝以

文姦言可也復條言慎如后別適皆以長則以身為師傳禍福共之石顯又常擁佑太子高子

丹帝命護太子家故衛敢以為言且兩事並陳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

政議傅經已對師古曰傅讀言多法義上已為任公卿師古曰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

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師古曰思澤侯表作六元帝

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

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

則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補注王文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補注宋祁曰猶復加聖心焉

彬曰善論曾子之言顏引孔子蓋誤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補注宋祁曰猶復加聖心焉

然矣又當加意也詩云莞莞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莞莞憂貌也言成王喪

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已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聞之師曰補注

曰据儒林傳衡受詩后蒼妃匹之際補注先謙曰妃匹官本作匹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

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曰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

注先謙曰官本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已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故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補注蘇言能致

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

毋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師古曰形見也夫然後可已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

端也自上世已來補注宋祁曰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

已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竊見聖德

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駑補注宋祁曰蕭該無已輔相善義宣揚德

音師古曰音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已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

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乘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

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師古

盡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已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補注宋祁曰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

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燕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

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已臨其民是已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師古曰

也則法也象似也師古曰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

德補注先謙曰昭穆穆已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又觀已禮樂饗禮迺歸師古曰饗

禮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已饗萬方傳

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已立基楨補注周壽

也楨當牆兩端者也基以立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

其址楨以固其防取義如此師古曰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補注劉奉世曰甄當作張沈欽韓

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補注錢大昕曰此奏已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

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巳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

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師古曰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

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已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

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

欺加非於君師古曰朕甚閱焉方下有司問朕師古曰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

是章朕之末燭也師古曰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補注

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補注也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

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

位上輒已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

謀篡昌師古曰逆取曰篡補注宋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

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文穎曰屬臨淮郡補注先謙曰官本郡

屬明集曹之屬名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呂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呂閩佰為界解

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呂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補注先

傳不伍被傳公獨以為無福何汲黯郡即復呂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儻收取所還

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補注錢大昕曰衡以建昭三年封侯距初元之元已十三年又四

忠行廷尉事劾奏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衡以建始三年十二月免相而張忠為少府在

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呂自益及賜明阿承

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師古曰猥曲也補注宋祁曰南本無附下罔上擅呂地附益大

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補注錢大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白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葦勳補注錢大昭

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至其人之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

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以職事也奏復罷歸故官

也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已尚書授太子補注宋祁曰父

徵禹寬中皆曰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

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

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

鳳上報曰朕曰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曰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

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朕無聞焉

推曰孳孳無違朕意補注宋祁曰無當作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

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

元年呂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酒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呂列侯朝朔望

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

厚內殖貨財師古曰殖生也家呂田為業補注宋祁曰晏本業作樂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

膏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宅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箎弦如

前漢八十一

日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箎亦管

字補注劉敞曰絲竹管絃等二物爾於文為駢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

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補注周書昌曰禹對易

疑有說字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

疑有說字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

疑有說字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

疑有說字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

疑有說字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

疑有說字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

疑有說字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

疑有說字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

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二人異也言性和樂而簡易

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

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其當樂之情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

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復在於旁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一豆側可引延賓者也坐音才臥反

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為得宜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崇以禹為親之宜以禹為敬之故各自

得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為冢塋又近延陵。

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復廟衣冠所出游道。補注先謙曰游衣冠詳叔孫通傳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

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云子貢欲去

言雖切猶不見從。卒曰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

敬厚禹每病輒已起居聞。師古曰謂其食飲復臥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

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

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

門郎。補注先謙曰郎字上疑有侍字給事中禹雖家居已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

謙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

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已明見。補注先謙曰未字上當有而字酒車駕至禹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弟辟左右。師古曰辟讀

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補注先謙曰古則即字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

震五十六。補注先謙曰案劉向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十六疑衍十六兩字或為諸

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異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

道。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福善引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已經術斷之上雅信愛

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說讀曰悅

就禹。補注先謙曰朱雲請上方劍斬禹見雲傳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服虔曰露著易著

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補注先謙曰感動字下疑有有字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

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補注先謙曰宏字子夏平帝元始二年三

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已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補注先謙曰周壽昌曰

有魯安昌侯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

說二十一一篇

前漢八十一

三五

後從庸生采獲所安。補注先謙曰：謂文義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

本越本欲字下有字沈欽韓曰：論語集解序劉向言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案此傳云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然二人皆為齊論而藝文志直係張禹於魯論之下志傳不相蒙傳為疏朱一新曰：論語序邢疏引漢書曰：欲不為論，念張文阮元校勘記云：宋本漢書有不字周壽昌曰：念背誦也。今猶云讀書為念書。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補注王鳴盛曰：十四世連前後并及身總言之。後人言譜牒者當以此為例。沈約宋書自序蕭子顯南齊書序太祖道成先世例同。孔子生伯魚，鯉氏自為譜牒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孔鯉生子思，伋氏音級。伋生子上泉，用監本。浙本同。錢大昭曰：孔子世家作白。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真字子京。箕生子高，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監本無忠生二字。於安國字下又添忠字云：襄生忠，忠及安國。忠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字次孺，霸生光，光為安國。延年皆曰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昌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后太子家成帝省併大長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故在郡守上至成帝時省併大長秋。元帝即位，徵霸，昌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襄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敕令成就。故後孔均為襄成侯，奉其祀。證孔子為襄成宣尼公，襄成之名即原於此。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已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辟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字下當有日字。昌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補注先謙曰：東園祕器，解見霍光傳。策贈昌列侯禮。贈一作賜。諡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二本皆云嗣爵。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小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補注宋祁曰：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本諫下有議字。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沛之縣也。音貢。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虹，地理作瓌，今泗州治。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旨。補注宋祁曰：旨，當作意。越本作意。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第字。引宋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昌久次補諸侯太傅，光昌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補注宋祁曰：有詔，官所加或尚書令此其一證。昌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昌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昌是久而安。折本云：度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師古曰：言已繕事書，輒削其草。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師古作服。昌為章主之過，昌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干。補注宋祁曰：注文奸忠當作求忠。王念孫曰：案如師古說則忠直下須加之名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漢紀孝成紀作以。

評為忠直是也。許字正承章主之過而言且用論。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語評以為直之文。今本許誤為好。又脫為字耳。

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曰宅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已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音早字。不結黨友。

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召名父之子學宦早成不須黨友。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補注宋祁曰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補注先謙曰官本宜作可引。方進根已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已為禮立嗣。曰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已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比音必寐反。補注沈欽韓曰般庚為陽甲之弟。受於及王。中山王宜為嗣。上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

光曰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師古曰中當也。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已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已為令犯法者。各已法。時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其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其明有所訖也。師古曰說止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已解。師古曰請論。光議已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創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後。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自字。引宋祁曰知字上當有自字。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已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

紅陽侯。師古曰廉褒朱博坐與。淳于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為庶人。已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功。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已為定陶

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復。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師古曰不得依字引宋祁曰行字上監本有而字。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

前漢八十一

三六

已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

已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

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曰子貴宜立尊號已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稱法先

謙曰官本注未也字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猜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猜違猶依

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宋祁曰又字由是傅

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其毀諧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其承宗

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輔朕之不逮已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日

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仍頻也君前為御史大夫

輔翼先帝補注先謙曰官本輔翼作翼輔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

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類也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已十萬數而百

官羣職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已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

意對母能為師古曰言盜賊不能為害是已羣卿大夫咸情哉莫已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

百僚之任上無已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

書咎繇謨之辭也位非其人為空官於虞師古曰於讀曰呼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

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宅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光退閭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

也塞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

丞相補注宋祁曰復字下當有代字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師古曰閱猶歷也補注王文彬曰旬歲

免師古曰建平三年四年至元壽元年三月王嘉下獄死恰三歲議者皆已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

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

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羞進也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也補注先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

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孟康曰眇

匿行遲也師古曰眇音吐了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有兩亂行字眇案書曰眇甚則薄蝕是

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辰補注宋祁曰章昭云沴謂皇歲之朝曰三朝師

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

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也假言異變之來起事

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補注宋祁曰右景祐本作左

左為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為助也王念孫曰案京改左為右而

各本皆從之非也古無佐字但作左說文左訓左手相左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

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

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

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

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

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左相也師古曰左相也

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已承受天命甚難補注宋祁曰浙本注云師古曰周頌敬之篇也敬肅也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以承之受天命甚難也先謙曰官本注未字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

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

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貌介謂一介之人援音爰補

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言

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茲俗之祈

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師古曰禳求福也禳除禍也較然甚明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

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宋祁曰謝字上當有固字前此幸免罪誅全保首

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裁師古曰齒老也讀

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踰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師古曰僕射也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師古曰

舉故為東平太守師古曰太守也郡守正當其時師古曰郡守也做姓成公東海人也師古曰東海郡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

嘉也師古曰嘉也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復丞相師古曰丞相也復故國博山侯上

迺知光前免非其罪已過近臣毀短光者師古曰迺知也復免傅嘉師古曰傅嘉也嘉傾覆巧偽挾姦已

罔上崇黨已蔽朝傷善已肆意師古曰肆意也詩不云乎護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

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已新都侯

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

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曰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

擊輒為草已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藁也風讀曰諷次匡昔莫不誅傷

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衛言禁中

因曲為之說耳沈欽韓曰王莽傳更始將史議行諸署與此同義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衛言禁中

省視也明年徙為太師師古曰太師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卓始拜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

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師古曰統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

前漢八十一

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讀曰導。今年耆有疾。

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已闕焉。師古曰。艾。讀曰艾。書曰。無遺耆老。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母作母。是似竹二字在削上。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

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

此寵禮也。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

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

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葬白太后。使九卿策贈曰。太師博

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

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已乘輿。輶輦及副各一乘。師古曰。輶。輶車也。副。副車也。輶輦。輶車之屬。輶輦。輶車之屬。輶輦。輶車之屬。

皆舉音已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輶輦。輶車之屬。輶輦。輶車之屬。

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已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補注。宋祁曰。益。病甚。上

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補注。宋祁曰。一字當刪。子放嗣。莽篡位後。已光兄子永為

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已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霸上書求

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關內侯霸。已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

長子福名數於魯。補注。先謙曰。官本長下有安字。引宋祁曰。江南清化本。作長安。浙本無

八百戶。祀孔子。即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千八百戶為祀矣。雖浙本作遷。還與還小

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安。添且復。終始無義。昔穎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為衍。龔子曰。長

如字。凡以安為衍。字者。誤以長為長幼之長也。福雖霸之長子。然此傳前。言霸於魯。從名

數於長安。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義自明。無可疑者。當從江南本。王念孫云。案陳晏宋

說。皆是也。或引龔說。以此傳前。言霸從名數於長安。故此言還長安。子福名。奉夫子祀。霸

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

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補注。先謙曰。光尊敬董賢。哀帝拜光兩兄子官事。見賢傳。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補注。周壽昌曰。儒林傳。孟弟子。以嚴彭祖。顏安

氏。類氏。兩家學。此當云治春秋。顏氏不當云嚴氏也。已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司直。師丹薦宮

行能高潔。遷廷尉平。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廷尉左。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

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

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

定陶。已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曰。太皇太

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已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已

夫爵尊為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補注。錢大昭曰。卑不得

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曰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

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

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

皆曰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已居位如君言至誠

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已著自古皆有

死之義。孟康曰呂宮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

曰侯就弟。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王莽篡位曰宮為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補注何焯

曰宮與平晏事莽尤儒之賤者著此以別於他馬沈欽韓曰矢疑適之轉變漢有執金吾馬適建無緣取馬冀為姓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曰儒相其後蔡義章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

及當子晏咸曰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孟康曰方領逢掖之衣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

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補注吳仁傑曰義縱傳少溫藉顏注言無所舍容也案醞藉之音大概言有所緣飾非直情徑行者耳傳一作醞一作溫而

記禮者亦作溫禮器曰禮有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皇侃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溫裏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摯相以自承藉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

咎之有疏謂薦獻之物藉以潔白之茅合禮易二義論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曰

之溫藉之意顯矣先謙曰醞藉說詳薛廣德傳吳說非也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哲也繩謂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

文揮彈字書曰揮彈也揮音進堊反何焯曰古人之迹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終

